

♥ 抒情小品

一片花瓣
从书页里飘落
就像莲在风中摇曳
让我轻轻地把你忆起



相思红豆

XIANG
SI
HONG
DOU

民族出版社

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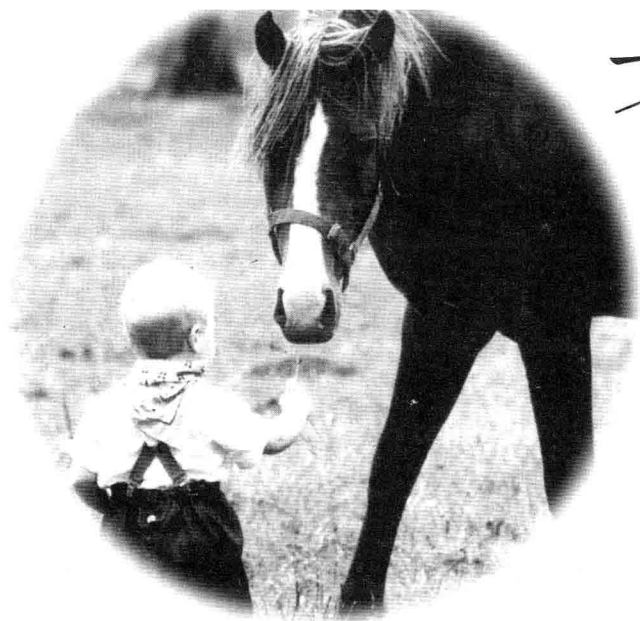
情

小

品

相思红豆

欲笑 马润涛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思红豆：抒情小品 / 欲笑，马润涛主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6

ISBN 7-105-03195-6

I. 相… II. ①欲… ②马…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5112 号

民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市成功信息公司 北京市飞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25 千字

印数：0001-10000 册 定价：1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目 录

一、浪漫情怀

1. 她走了 (2)
2. 芸姊 (5)
3. 月夜孤舟 (12)
4. 醉后 (15)
5. 少女的赞颂 (20)
6. 春雨 (22)
7. 水样的春愁 (26)
8. 你为什么不来 (33)
9. 佳人同路 (35)
10. 美丽的姑娘 (38)

二、心灵梦幻

1. 光 (42)
2. 梦 (44)
3. 北戴河海滨人幻想 (46)
4. 想飞 (50)
5. 松明 (55)
6. 飞去的梦，飞去的生命 (57)
7. 贝舟 (61)

三、青春伤感

1. 春愁 (66)
2. 歌殇 (68)
3. 水誓 (71)
4. 感情的碎片 (75)

5. 泪与笑	(77)
6. 苦笑	(81)
7. 坟	(84)
8. 小夜曲	(87)
9. 灵魂的伤痕	(89)
10. 东城旧侣	(93)
11. 苦吟	(99)
12. 独舞	(101)
13. 星夜	(104)
14. 一闪而过的冰与鹰	(106)
15. 寂寞	(108)
16. 不算解释的解释	(112)
17. 依托	(113)
18. 给一个失恋人	(114)
19. 毋忘草	(124)
20. “失掉了悲哀”的悲哀	(127)
21. 夜的奇迹	(132)
22. 关于梦	(134)
23. 像什么一样逃亡	(135)

四、爱的痴迷

1. 留住梦里情人	(138)
2. 青葡萄紫葡萄	(140)
3. 花香雾气中的梦	(143)
4. 恋爱不是游戏	(146)
5. 爱就是刑罚	(148)
6. 红豆	(150)

7. 眷眷草	(152)
8. 窗帘	(155)
9. 爱的痛苦	(157)
10. 最后的命运	(159)
11. 香	(161)
12. 初寒	(162)
13. 请把我的情感留下	(164)
14. 一首歌	(167)
15. 爱情树	(168)
16. 笑	(169)
17. 一方青草地	(171)
18. 今夜, 清风若水	(173)
19. 枕边心语	(175)
20. 梦野披婚纱	(177)
21. 爱眉小札	(181)
22. 雷峰塔下	(184)

五、心歌独奏

1. 被夏天渴望的一场风	(188)
2. 严峻的时刻	(190)
3. 寻找	(194)
4. 快乐天使	(197)
5. 平凡	(200)
6. 看不见风景的房间	(202)
7. 为你伴舞	(205)
8. 随风而去	(207)
9. 迷途上的呢喃	(210)

- (122) 10. 走向从容豁达 (212)
- (122) 11. 苦夜 (215)
- (127) 12. 认识三毛 王忠萍 (218)



★ 浪漫情怀 ★

浪漫情怀





她走了

梁遇春

她走了，走出这古城，也许就这样子永远走出我的生命了。她本是我生命源泉的中心里的一朵小花，她的根总是种在我生命的深处，然而此后我也许再也见不到那隐有说不出的哀怨的脸容了。这也可说我的生命的大部分已经从我生命里消逝了。

两年前我的懦弱使我将这朵花从心上轻轻摘下（世上一切残酷大胆的事情总是懦弱弄出来的，许多自杀的弱者，都是因为起先太顾惜生命了，生命果然是安稳地保存着，但是自己又不得不把它扔掉。弱者只怕失败，终免不了一个失败，天天兜着这个圈子，兜的回数愈多，也愈离不开这圈子了！）——两年前我的懦弱使我将这朵小花从心上摘下，花叶上沾着几滴我的心血，它的根当还在我心里，我的血就天天从这折断处涌出，化成脓了。所以这两年来我的心里的贫血症是一年深一年了。今天这朵小花上面还濡染着我的血，却要随着江水——清流乎？浊流乎？不知道！——流去，我就这么无能为力地站在岸上，这么心里狂涌出鲜红的血。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但是我凄惨地相信西来的弱水绝不是东去的逝波。否则，我愿意立刻化作牛

矢满面的石板在溪旁等候那万万年后的某一天。

她走之前，我向她扯了多少瞒天的大谎呀！但是我的鲜血都是它们染成为真实了。还没有涌上心头时是个谎话，一经心血的洗礼，却变做真实的真实了。我现在认为这是我心血惟一的用处。若使她知道个个谎都是从我心房里榨出，不像那信口开河的真话，她一定不让我这样不断地扯谎着。我将我生命的精华搜集在一起，全放在这些谎话里面，掷在她的脚旁，于是乎我现在剩下来的只是这堆渣滓，这个永远是渣滓的自己。我好比一根火柴，跟着她已经擦出一朵神奇的火花，此后的岁月只消磨于躺在地板上做根腐朽的木屑罢了！人们践踏又何妨呢？“推枰犹变全输局”，我已经把我的一生推在一旁了，而且丝毫不留恋着。

她劝我此后还是少抽烟，少喝酒，早些睡觉，我听着我心里欢喜得正如在破晓的枝头弄舌的黄雀，我不是高兴她这么挂念着我，那是用不着证明，也是言语所不能证明的，我狂欢的理由是我看出她以为我生命还未全行枯萎。尚有留恋自己生命的可能，所以她进言的时期还没有完全过去；否则，她还用得着说这些话吗？我捧着这血迹模糊的心求上帝，希望她永久保留有这个幻觉。我此后不敢不多喝酒、多抽烟、迟些睡觉，表示我的生命力尚未全尽，还有心情来扮个颓丧者，因此使她的幻觉不全是幻觉。虽然我也许不能再见她的情影了，但是我却有些迷信，只怕她靠着直觉能够看到数千里外的我的生活情形。

她走之前，她老是默默地听我的怆情的话，她怎能说什么呢？我怎能不说呢？但是她的含义难申的形容向我诉出这十几年来她辛酸的经验，悲哀已爬到她的眉梢同她的眼睛里

去了，她还用得着言语吗？她那轻脆的笑声是她沉痛的心弦上弹出的绝调，她那欲泪的神情传尽人世间的苦痛，她使我凛然起敬，我觉得无限的惭愧，只好滤些清净的心血，凝成几句的谎言。天使般的你呀！我深深地明白你会原宥，我从你的原宥我得到我这个人惟一的价值。你对我说：“女子多半都是心地极偏狭的，顶不会容人的，我却是心地最宽大的。”你这句自白做了我黑暗的心灵的闪光。

我真认识得你吗？真走到你心窝的隐处吗？我绝不这样自问着，我这样在我不敢讲的那个字的立场里，那个字就是惟一的认识。心心相契的人们哪里用得着知道彼此的姓名和家世。

你走了，我生命的弦戛然一声全断了，你听见了没有？

写这篇东西时，开头是用“她”字，但是有几次总误写做“你”字，后来就任情地写“你”字了。仿佛这些话迟早免不了被你瞧见，命运的手支配着我的手来写这篇文章，我又有什么办法哩！



芸 姊

缪崇群

有些时候，我真想从篋底或箱中翻出那些往年的日记册子，重新把我和芸姊初恋的史页细细回味一下；但一想到这里，那暖暖的、绵绵的过往一切，好像已经罩在我的目前了：他仿佛是一个阳春的早晨，朝曦含着白雾，白雾里裹着朝曦……

我认识芸姊，正是在八年前的一个春天。我记得初次见着她的时候，一句话也说不出，羞红着脸便跑到我自己的房里去了。我从来是一个怕见生人的人，何况那时芸姊又是一个比我长两岁的异性姑娘呢？然而芸姊并不肯放松我，她随着就从堂屋追到我这边来了。说话也是她先开口的：

“你为什么要和我这样生疏？我们以后就和姊姊弟弟一样的了。”

我没有说出什么话来，或者因为我受宠若惊，一切都驯服于她了。

第二天相见的时候，她送了我一个花钱袋——是她自己织的，后来，我不知怎么，她才给我缝好了夹袍，又要给我缝绸背心了。有时，她说端节来，其实在端节以前，她已经来过好几次了。

那年的春光，总算把我童心融开了；我开始在我的青春史上印迹，从第一页，第一行，便尽让芸姊占去了。

仅仅地，只有几个月的过隙，芸姊便被迫着出嫁了。虽然在嫁前她是那般地自苦而且慰我，嫁后又是那般地体贴而且慰我，但是，我的青春的史页，从此便空空的没有什么了……

她出嫁的那一天，下了一天的倾盆大雨，从早到晚，一刻也没有停止。

她在嫁期以前，我已经说过那天我是不去的，所以醒来听见雨声，自己并不觉得怎样失望。不过，这雨下得过于大了，偏偏逢着芸姊出嫁这一天，好像天是有意玩弄人们，把人们的兴头都打消了。

母亲、弟弟和仆人，不久都冒着雨接踵而去，关在家里听雨的，只剩了我一个人。我心里想着芸姊的家里，这时是怎样的忙乱，怎样的喧杂，一切的声音，是怎样地和这雨声织在一起……而她，钟爱我的芸姊，外面是怎样地沉默，心里又是怎样地凄惶，而感到一种燃烧似的不安啊！她的母亲不能了解她，她的亲友们更是和她隔阂了；而能够知道她的，她所钟爱的人，又偏偏说了今天不来的……

我不断地设想，我又不断地替芸姊难过起来了。我怅惘，我懊悔我太孩子气了！

近午的时候，秦妈——我们的女仆，从她们那匆匆地跑回来了，一直便进了我的屋子说：

“叫你去呢，她们都请你快快去呢！”

“我不去，我说了不去了。”

“车都给你叫好了，快去罢！”她微笑着等我的回答，我

仍然不作声。

“去呢，去呢。”秦妈的声音变得低了。

“芸姑娘说，你不去，她也不上轿。”

我心里真是踌躇起来了，而秦妈依然仰着脸向我笑。她是惟一知道我和芸姊的人。所以我被她笑得更好不好意思了。

“你想不能让我为难啊——”

我终于被她拽走了。

我到了芸姊的家里，全院的宾友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我一直走到芸姊的房里，房里只有她的母亲和我的母亲两个人伴着她。

“你看，你的弟弟来了罢！”我们的母亲，异口同声地说，仿佛都要欢喜得叫出来了。芸姊这时把头轻轻抬了起来，莹莹的一双眸子，把我的全身打量了一遍，又重复把头低下去了。不久，芸姊的母亲和我的母亲，都先后出去了，把门虚虚地掩着——我不知她们是有意还是无意。

“你到这边来坐呢。”她愿意我坐得靠近她，坐到她的床边去。

我忸怩地如她所愿了。

她穿着一身绯色的衬衣，扣子也没有扣全。她的头发是蓬散着，脸上有着不少的干了的泪迹。真的，她一点也不像一个将要，——不，——即要作新娘的人，她更不像是今天全舞台上的一个喜剧的主人公了。

“弟弟，你应当想开了一点才对呢……”

她几番地这样劝慰我，好像这一句话，要安慰我到终生似的。

我哽咽着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我心里仿佛如麻般的零

乱，刺般的隐痛着。那时，我的确忘却我自己在哪里了，就是房外的人声、窗外的雨声，我也一点感觉不到了。

她说的话，其实正是我应该对她说的；我不知那时我怎么竟那样的麻木、胆怯！我自始至终，差不多连一句完整的话也没有说出口来！

唉，虽不是恨不相逢未嫁时，但也是生米熟饭了！

她的手，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按在我的手上了，当我发觉的时候，我也把我的手反转过来，让手心对着手心，彼此重新地握着，又紧紧地握着。我们虽然都沉默了，但手里的汗液，好像湿津津地透出了我们的心意了——我们那种不能言传的幽怨、苦恼……

我不知这样过了多少时刻，她的母亲后来走进房里了。

“姑娘，不早了，该梳妆了。”

随着，又走进一个满头插着红花的中年妇人，那大约就是为芸姊梳妆来的。

她们不断地催妆，我就悄悄地走了。

芸姊，钟爱我的芸姊，毕竟在哭声和雨声中出嫁了……

在芸姊嫁后的两个多月，她有一次又同着她的母亲来访问我们了。她的母亲和我的母亲在一起谈话，而芸姊一天都伴着我在一个小书房里。在默默的对坐中，我们心里所感到的那种蕴蓄的压迫、激烈的悸动，仿佛还和她未嫁以前，我们初见的时候一样。

那种压迫与心悸，仍然没有一个机会轻释或泄露，四周的沉默空气，使人窒息而可怕了！

我呆呆地回想着我们的过去，而芸姊，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啜泣起来了……

虽然我想立刻投在她的怀抱里让她抚爱我，让我的体温，温暖了她那颗冷寂的心，但是我更局促了，局促得几乎要使我从她面前逃脱出来才好。

真的，一个是满怀都像燃烧起来了，一个是四肢仿佛都麻痹而痉挛了……

我不知后来是神还是魔的力量，我们的脸曾偎在一起了，觉得热灼灼地，我们的眸子对着眸子，仿佛电般地交流着；还有，我的唇吞着她的唇，像一个婴儿吮乳一般的……

不要说蜗牛是怯懦无为的，他也会渐渐走到了水草的所在的地方……

芸姊头上的一根翡翠簪子，不知什么时候被折断了。她怅然地捻着碎屑，好像没有着落了似的。

——啊，翡翠成了碎屑了！还能使它完整么？我看眼前的情景，我也恨不得把自己的身子研成粉末了！

唉，这是运命的摆弄么？这成了我们千古间的一个污点了！

黄昏到了，室内的光线，完全是灰黯的，我们在这幽灵般的氛围里，又重复沉默而拘涩起来，并且我们再也没有勇气互相看一眼了——啊，那永远不会磨灭的一个羞答答的模样！

也许，我们当时的眼睛都蒙胧了；我们初次饮了一杯人间的醇酒，我们都真的沉醉了。

晚餐没有吃，她们就走了，我把她们送出大门，声音很低微地说：

“再会了。”

芸姊回过头来，脉脉地望了我一眼。

“你回去罢，等到中秋我还来呢。”

小巷里静静的，我恨它太短了！芸姊和她母亲的背影，不久就在我的眼底消失了……

那消失的不仅是她们的背影，那半年来的梦般的陶醉的温爱，就从此和我离别了。当着小巷里已经空寂，而我还独自伫立在门外的时候，我哪里会想到我青春的晨光，已从此便随着暮色黯淡了下去呢……

……那年的中秋，我终于盼到了。但是，浑圆的明月，只让他空空地悬在头顶，我那颗缺陷的心，竟没有钟爱我的人来抚扪了。

一年复一年的长逝，我和芸姊不觉已经别了八度的中秋。年年的中秋，头顶都是空空地悬着团圆的明月，然而我心的缺陷处没有人来弥缝。所有的余零的青地，也都先后地荒芜了。畴昔，我还由缺陷的罅隙，流出待人不至的泪水，让它冰凉地挂在脸上；现在呢，我的一切都枯竭而衰老了！现在我已经走上这辛苦而荆棘的成年路上，我只有凭吊那悄悄地、慢慢地消失了的青春而已。有时，我强为欢笑地想：我怨恨么？不，不，我永远会记忆着，我爱过，我也被爱过；我曾有过青春的时候，我也曾有过一度青春灿烂的时候！

过去的八年中，听说芸姊已经做了几个儿女的母亲。她的家族，听说已经沦散了，她的父母，都是可怜地死在客地……

我的心，虽时刻如焚地惦念着芸姊，但是没有机会重逢了。我恨不能寄在那春天的飞絮、秋天的落叶上，而让我把我带到芸姊的阶前窗下，让我飞绕着她的身边，即或道不出